

泰山羊氏在曲阜

□周郢

历史上泰山羊氏族势盛大，支系众多，但史书上除故里世系稍详外，其他外迁支系都记述甚略。近年曲阜出土多方羊氏墓志，渐次将曲阜一支羊族事迹彰显于世。

1957年于曲阜姚村黄家屯出土唐天宝四载（745年）《羊荆璧墓志》（今存曲阜汉魏碑刻博物馆），志石中叙荆璧先世“十二代祖尚书驸马都尉□□”，当即羊瑾（《晋书》卷九三《外戚传·羊

琇》记兄瑾官“尚书右仆射”）；荆璧之祖“为北平衡水县令”，其人即羊元珪（《新唐书》卷三九《地理志》）。据志其言营墓所在鲁城，可知羊瑾后裔已移居曲阜。

1998年于曲阜八宝山南面国道上，又出土一方唐大历十年（775年）《羊岳墓志》（收入杨朝明主编《曲阜儒家碑刻文献辑录》第4辑，齐鲁书社2018年

版，第29至31页）。此志记墓主家世云：“六代祖祐为征南大将军、荆州刺史，薨葬之次，上亲临丧，国人罢市；八代祖礼，为兖州刺史，因置别业，遂为瑕丘县人。”将墓主先世追至六世祖羊祐，史传称祐无子以侄篇嗣，则所言八世祖礼，或为羊篇之子，志文称礼“为兖州刺史，因置别业，遂为瑕丘人”，可知羊礼一支已移居瑕丘。瑕丘县唐为兖州治所，在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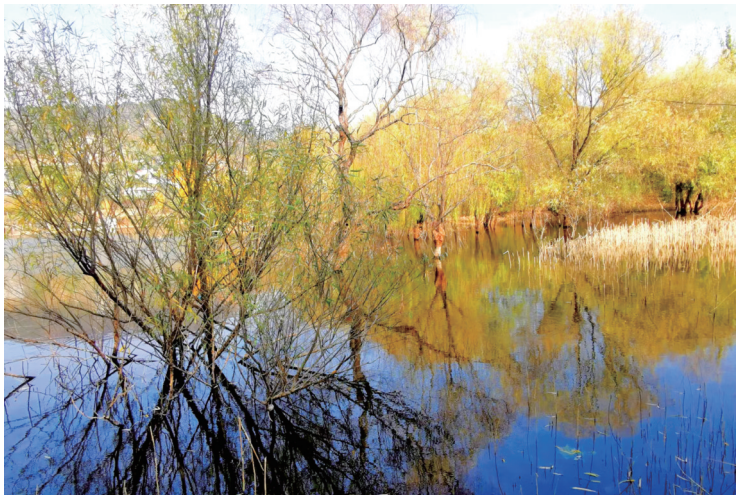
兖州东北境。此支羊氏居瑕丘而葬曲阜，其聚居处应距此不远。

羊氏入唐后在泰山本贯业已衰落，但曲阜宗系却延续门风，多有勋业事功。如羊元珪载初中任衡水令，“引漳水北流，贯城注隍”（《新唐书》卷三九《地理志》）；羊岳更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屡立战功，官至冠军大将军、泰山郡开国公，最后在抗击吐蕃的战役中矢殉国。殆可谓传承家风，英贤不绝。

◎ 捕风捉影

突如其来的风

□刘水 文/图



初冬景色。

在安德烈·塔可夫斯基拍摄的七部长片和两部短片中，我只看过那部“清算”他自己过去的《镜子》。看得时间久了，印象模糊，只记住了一个镜头：一个男子走过一片草深林茂的田野，一个女子坐在栅栏上看他走远。突然一阵风吹来，由远及近，卷起层层草的绿浪，那个远去的人回头看了一眼，又向远处走去……我不能确定这阵风到底意味着什么，直到读到他的《雕刻时光》和访谈。

在《雕刻时光》一书中，谈到电影形象，他赞成艺术手法的运用应该不露痕迹，保有某种“神秘感”。以《镜子》中女主人公邂逅陌生人那场戏为例，他希望陌生人离开后，应当留下一条线索，让两个看似偶然邂逅的人建立关系。“但假如让他在离开时回头，意味深长地看女主人公一眼，就会显得直白浅陋，非常造

作。”于是他想到“田野里的一阵风——突如其来的风，迫使他回头看了一下。”

艺术总要学会“雾里看花”，让一阵“突如其来的风”吹过田野。

虽然塔可夫斯基坦白了他的意图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影片中那阵“突如其来的风”，作出多义的、亦即诗意的想象和理解。诗无达诂。我们尽可去想吹过田野的风是一种情愫，是对大地深情厚谊的解读，又或者是对人物或自身内心情绪波动的形象展露。

他说过：“一直吸引我的，我最感兴趣的，就是土地。世间万物破土而出或在大地上茁壮成长的过程让我着迷：树、草……向着天空伸展的一切。”他想把这个“让人心驰神往的世界”展现给其他人，让他们探寻其中的种种奥秘。大地足够广阔，足够我们纵横驰骋。

他还说，艺术家就是“大众的

发言人”，“他把大众经常模模糊糊地感觉到，但又无法总结或表达的想法说出来。”他的电影“展现性格的辩证法，探索人类的心灵的发展历程”，引导我们“通往我们的内心之旅”。内心世界也可以像大地一般绵延广阔。

曾有人问，为什么他的镜头常常停留在火、雪和马这些事物上。塔可夫斯基回答：“它们不是象征，而是对我们所处的大自然的

表现。”对于大自然在艺术中的表现，塔可夫斯基认为：“在电影中，我们很少会表现大自然，因为大自然似乎是无用的。我们将大自然排除在外，觉得自己是真正的主角。但我们不是主角，我们依赖大自然而生存。我们是大自然进化的产物。我认为从情感和艺术角度来看，对大自然的忽视是一种犯罪。这是一种极其愚蠢的行为，因

为大自然始终是真实感所在。”

人离不开自然，终究要回归自然；艺术离不开自然，自然会为艺术带来无穷的张力和诗意；一滴水反映整个世界，反映世界“只是通过一滴水”。

寒衣节前，我的一位同事忽然走了。她只有44岁。她走的那天早上，另一位同事过来告诉了我这个不幸的消息，尽管此前知道她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，我还是陷入愕然。等同事轻轻掩上门出去，我茫然地望着窗外，突然一阵风吹来，看见对面墙上茂盛的藤萝，原本静寂的枝枝叶叶一起摇晃起来……一天天她曾从院子里走过，听见枝头上的豆荚啪的一声爆裂，迸出几粒黑纽扣大小的种子来。如今她一个人向远处走去，转过一个街角，再也看不见她的身影。

突然就降温了，天气预报说晚上要下雪了。

◎ 画蛇者说

庄子故事新编(三)——哲人与对手

□王玉林

濠水，在今天的安徽凤阳境内。酈道元《水经注》称：“濠水出阴陵县阳亭北，东北流经小城，而北流注于淮。”

这天，庄子和惠子一对“杠精”，在濠水的桥上游玩。河水奔流，滔滔不息。凭栏望水，庄子说：“甯条（鲦鱼）在河水中优哉游哉，这是鱼的快乐啊。”

惠子说：“你又不是鱼，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呢？”

庄子说：“你又不是我，怎么知

道我不知道鱼是快乐的呢？”惠子说：“我不是你，固然不知道你的想法；你本来就不是鱼，你不知道鱼的快乐，这是可以完全确定的。”

庄子说：“你回归最初的设定——‘你哪里知道鱼快乐’这句话，就说明你很清楚我知道，所以才来问我是从哪里知道的。现在我告诉你，我是在濠水的桥上知道的。”

这一番，二人一力辩，一巧辩；一求真，一尚美；一拘泥，一超然。势均力敌，难分伯仲。

若干年后，惠子死了。庄子经过惠子的坟墓，回头对跟随的弟子们说：“楚国郢人捏白士，鼻尖上溅了蝇翅大的泥点，他请匠石替他削掉。匠石抡动斧头，呼呼作响，随手劈下去，把泥点完全削除，而鼻子没有受到丝毫损伤。郢人则从容站立，面不改色。宋元君听说了这件事，就把匠石找来说：‘对我试试看。’匠石说：‘我以前能削，但我的对手早已经死了！’自从惠子先生去世，我没有

对手了，也就没有讨论的对象了！”

同为哲人，惠子比庄子多出一个政治家的头衔。政治家理性、好辩、重逻辑、重分析、重是非，对于事物有一种寻根究底的认知态度；而庄子又比惠子多出一个文学家的头衔。文学家智辩，重浪漫，欣赏有自己的艺术标准，对于外物比较容易感同身受。

“自从惠子去世，我没有讨论的对象了。”哲人最大的寂寞和失落，就是没有对手。